



养猪的故事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养猪的故事

金山县文化馆编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养 猪 的 故 事

金山县文化馆编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5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56 1/64 印张 1.25 字数 28,000

1975年12月第1版 1975年12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: 10171·566 定价: 0.09元

目 录

女兽医	(1)
一头良种猪	(19)
满江绿	(29)
新岗位	(45)
收购站新事	(57)
雨夜春风	(70)

女 兽 医

枫围公社创作组 马霞芬 施海生

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春雷滚滚，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层出不穷。你知道吗？七十年代第一春，我侬农村又出现了一桩新生事物，叫生猪合作保健。它的组织形式和社员的合作医疗差不多。贫下中农称赞说：生猪保健真正好，发展养猪有依靠。当然，和别的新生事物一样，生猪保健也是在两个阶级、两条道路的激烈搏斗中巩固和发展起来的。

就拿枫桥公社红光大队来说吧，生猪保健实行才二、三个月，医药费支出直线上升，已经花去了近半年的基金。眼下又是三伏天里，

猪容易得病，真是急煞人。这天中午，烈日高照，暑气逼人。两个赤脚兽医分片巡迴出诊后，一前一后回到大队兽医室。前面一个叫小芹，胖乎乎，矮墩墩，约莫二十岁光景。只见她满面通红，浑身湿透，药箱一放，草帽一揭，急忙跑到井边去冲凉。后面一个叫彩英，二十三、四岁，中等身材，眉清目秀，神采奕奕，是个年轻的共产党员。她放下药箱，擦擦汗水，用凉帽轻轻扇着，关心地说：“小芹，歇一会再洗。一热一冷，当心得病。”小芹洗罢脸走进来，看了彩英一眼，把毛巾狠命往桌上一掼，凳上一坐，噤着嘴，一声也不吭。彩英笑笑说：“癞蛤蟆挺肚皮，个儿不大，气倒不小。今天又怎么啦？”小芹白了一眼说：“哭都来不及，还笑呢！医药费这样用下去，生猪保健要关门。这些社员，就是觉悟低！”彩英说：“医药费支出大，是个问题。但是，社员们叫我们去，是对我们赤脚兽医的信任……”小芹不等彩英

说完就顶：“不见得！象长婆婆，她的猪明明没啥病，偏偏一天几趟盯着要打针。”彩英说：“你说的这种现象是有的，这是因为有人在背后捣鬼！”小芹张大眼睛，正在惊讶的时候，忽听得外面吵吵嚷嚷，人声喧腾。出来一看，只见贫农刘大伯拖着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汉子朝大队兽医室走来，后面还跟了一帮刚从田里回来的社员。到了兽医室门口，刘大伯指着那个人说：“彩英，你估计得不错。这家伙自从我们实行生猪保健后，恨得要命，到处煽风点火。今天，他又在茶馆里放毒，说：如今猪猡看病不要钱，有病不看是猪头三；还说什么：生猪保健好是好，就怕兔子尾巴长不了。周之仁，你敢说你没有讲？！”有个社员说：“对，这家伙前几天在地里也这么说，被队长批评了一顿。这两天听不到了，原来他跑到外面去讲了。”周之仁翻着金鱼眼睛，有气无力地说：“我是无心讲讲的。”彩英轻蔑地看了他一眼，对大家说：“同志

们回去吃饭吧。他的问题，我负责向党支部汇报。周之仁，你说那些话是无心还是有心，你清楚，我们也清楚。告诉你，新生事物是骂不倒的，生猪保健一定会越搞越好！”

人们散去以后，小芹对彩英说：“我明白了，搞生猪保健是一场斗争呢！”彩英说：“对！所以我们要提高警惕。象周之仁那样的人是决不会甘心的。”周之仁本来是个单干兽医，治病是“针头一插，两块七八”，阉割是“唾沫一搗，每只五角”，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过批判。但他贼心不死，还偷偷摸摸跑出去搞老行当。现在一实行生猪保健，就堵死了他这条生财之道。所以他恨之入骨，到处造谣中伤，做梦也希望生猪保健垮台。谁知初次交锋，就败下阵来，实在心犹不甘。他一路上翻着金鱼眼，挖空心思还要和彩英她们较量较量。这事暂且按下不表。

再说彩英和小芹两个，匆匆吃了点冷饭，又出来巡迴。路上，小芹又焦心地问：“彩英姐，

周之仁捣蛋，是要斗争；可医药费超支也是个实际问题，怎么办呢？”彩英说：“我反复想过了，向合作医疗学习，闯出一条用中草药给猪治病的路来。”小芹说：“中草药是好，就怕猪不肯吃。”彩英说：“困难是有的，但办法也一定会有的，只要我们有信心。”

两人在几个生产队饲养场巡回了一遍，回来经过刘大伯家，刘大伯恰巧从猪棚里走出来。他看见两个兽医姑娘，便喊道：“彩英，你来看看，我那只猪早上还好，下午忽然不肯吃食，还拉稀呢！”彩英进了猪棚，给猪检查了病情，量了体温，走出来说：“大伯，这猪得了肠胃毛病，打青霉素是有效的，我药箱里也有，可是我想试试用中草药来治，你看怎样？”刘大伯爽朗地说：“好啊，你大胆试吧，试好试坏，都算我老头为生猪保健作点贡献吧。”彩英和小芹听了，只觉得心头发热，贫下中农是多么支持新生事物啊！两人马上跑出去采来草药，煎

了满满一大碗，端进棚来。可是，那药味实在太浓，再怎么哄，猪就是不肯吃。刘大伯袖子一挽，说声“灌！”一把把猪按倒，彩英和小芹两个给猪灌药。那猪气力还不小，拼命挣扎，三个人费了好大劲，勉强把药灌完，却有一半泼在外面。小芹嘴又撅得老高：“我早说，揪牢牛头吃草还可以，揪倒猪头吃药就不来！”彩英说：“记得毛主席的话吗？‘**要看到成绩，看到光明，要提高我们的勇气。**’重要的是我们已走出了第一步。”刘大伯也说：“彩英说得对，有了第一步，就会有第二步、第三步。灌的办法不行，我们想别的办法。”临走的时候，彩英关照刘大伯：这种病要传染的，不要让别人进棚里来。

刘大伯家里的猪还没治好，第二天，好几个社员家里的猪都病了，纷纷跑来要兽医出诊。一了解，病情和刘大伯家的猪一样，小芹又急了：“屋漏偏逢连夜雨，中草药治疗还没有试

验成功，西药又紧张，真糟糕！”彩英说：“不要急。事情很蹊跷，我们一方面采取措施，一方面要迅速查明发病的原因。这样，你去采草药，熬好了再给社员家送去。我去附近几个饲养场，立即采取消毒隔离措施，回来再配合你治疗。”小芹说：“药灌不进去怎么办呢？”彩英打开药箱，取出一个塑料奶瓶交给小芹：“喏，用这个灌，效果可能好一些。”小芹接过来用手挤了挤，奶壶的水象线一样射出来，高兴地说：“咦，你怎么想出这个办法来？”彩英说：“那是昨夜看见我那个小侄子喝糖水受的启发。”两人刚要出门，长婆婆慌慌忙忙闯进来：“彩英姑娘，不好了呀！”小芹不耐烦地说：“你又来凑热闹了！”

“不、不，这回是真的，大肉猪病倒了，快点去打针。”彩英问问情况，也是那种病，便说：“长婆婆，你先回去，一会我们煎好药送去。”“啥？用草药医？不行不行！”长婆婆面孔拉得有三尺长，说：“我那是二百斤的大肉猪，一架缝纫机

啊！要有个三长两短，你赔得起呀！你要给我打西药，打……打‘青米素’！”彩英耐心解释说：“中药西药一样治病，你放心好了。”长婆婆嘴一撇：“哼，人家早说了，猪吃百样草，草药能治病，兽医室要关门。”小芹气愤地问：“这话是谁说的？”“这你不要管，反正刘老头家的猪就没治好。”彩英说：“长婆婆，你不要听信谣言，刘大伯家的猪才吃了一次药，我们一定会看好的。”长婆婆不要听，别转身走了。一边走一边还在嚎：“我那二百斤的大肉猪呀！你们欺侮我老太婆呀！”小芹气得面孔发白：“这个死老太！不打针，坚决不打！”彩英神色坚定地说：“听见了吧，有人在背后扇小扇子呢！小芹，我们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，用中草药把这场病治好。这可是生猪保健问题上的一场生死搏斗啊！”小芹胸脯一挺说：“斗就斗！我马上采药去！”

下午，彩英帮几个饲养场做完消毒隔离工作，又关照好注意事项，严禁外人进出，然后

来到刘大伯家。小芹正好给病猪喂好了药。据小芹讲，用奶壶喂药，小一些的猪效果还好，大一些的猪就不够理想。有两户社员不相信中草药，不让喂。一家就是长婆婆，还有一家周之仁的堂兄弟。彩英听了后，说：“上午长婆婆盯牢要打针打针，倒使我想起，如果把中草药由汤剂改成针剂，治疗问题不是就解决了吗？”小芹说：“搞针剂我也想到了，就是没有设备呀！”彩英想想说：“土法上马嘛！赤脚兽医本来就是土的，我们就是要发扬当年红军的艰苦奋斗的精神。”刘大伯说：“好，你们试制成功了，就给我那头猪先打，试试效果。”隔了一会，彩英问刘大伯，昨天有谁来过这猪棚。刘大伯说：“别人没有，就是周之仁在黄昏头来过。他家和我们家就隔一个竹园，听说我们那头猪有病，跑来瞎讨好，说要给猪打针，不收钱还保证用好药。他那个人我还不知道？老虎戴念珠，假充善人！被我赶了出去。”彩英又问：“他

在棚里还做些什么事？”刘大伯想了想说：“别的倒没有，就是临走的时候，说钢笔丢了。那时天已经黑了，也看不清，他瞎掏了一阵，后来又摸摸裤子口袋，说钢笔没有丢，是他记错放在那个口袋里了，于是就走了。”小芹听了叫起来：“肯定有鬼！我喂药时，一家一家都了解了，凡是猪生病的棚里，周之仁都去过。”彩英说：“这个情况很重要，这场病很可能是他传播的。眼前，这场戏还没有完，他一定还会表演下去。大伯，你多注意他的行动。”刘大伯点点头。

在彩英和小芹走出大伯家门口的同时，周之仁跟在他堂兄弟后面，也从门口走了出来。他手里拎个塑料提包，头颈里挂着听诊器，一副洋洋得意的神态。志英向小芹使了个眼色，便大步走上前去，厉声喊道：“周之仁！”周之仁吓了一跳，转身一看，是彩英他们，顿时又神气起来，皮笑肉不笑地奸笑了一声：“嘻嘻，

我道是谁？原来是彩英姑娘呀！怎么样，刘老头家的猪看好了吗？”彩英不理他那一套，还是继续问道：“你干什么去？”“助你一臂之力，给猪看病去。”周之仁讲完，故意用听诊器朝手提包上拍拍，示示威。彩英只当不见，又问：“谁批准你的？”周之仁眼睛朝天看看，说：“你们搞烂草药不行，买西药又没有钱，还要管我？”“当然要管！上级早就明文规定，不许你单干行医。你要替别人家的猪看病，我们就要没收你的药品器具。小芹，把他的手提包拿过来！”周之仁想，手提包要是被拿走，我的西洋镜要拆穿，乖人不吃眼前亏，还是溜吧！所以，不等小芹走到跟前，他早就兔子似地逃回家去了。小芹看着他那副狼狈相，“咯咯咯”大笑起来了。彩英对周之仁的堂兄弟又好言相告一番，要他相信中草药是可以治好猪病的。那人将信将疑，也只好回去了。

吃过夜饭，彩英和小芹来到百草园采好草

药，又回到兽医室动手做起针剂来。到了半夜，彩英逼着小芹去睡，小芹不肯。彩英指着几支已经试制成的针剂说：“需要量很大，今晚肯定是搞不完，我们轮流来，现在你去休息，明天早上来接班，我休息。”说完，硬是把小芹推了出去。

到了第二天，小芹接了班后，彩英根本就不休息，她先把已制好的针剂给刘大伯和还有几家社员的病猪打了针，又到各队饲养场巡回了一遍，回来看看草药不够，又跑出去采草药了。时间已近中午，头顶心的太阳就象一盆火，气温越来越高。彩英一夜没有休息，下半夜又受了点寒，现在蹲在百草园里只觉得天旋地转，心里发窜，面色白得象一张纸。她真想休息一下，可是眼睛一闭，周之仁翻着金鱼眼，露着奸狞的笑脸仿佛又出现在她面前，阴险地说：“草药能治病，兽医室要关门。”彩英全身一震，心想，现在正是用自力更生的办法巩固生猪

保健的关键时刻。于是她怀着对资本主义的强烈憎恨，咬着牙，一直坚持到采完、洗好、放到兽医室。她又拿起药箱，拖着沉重的脚步，到刘大伯家去看看针剂的效果如何。她刚弯腰走进猪棚，猛一抬头，猪棚里一股味道一熏，只觉得眼前一阵漆黑，身体一软，“咕咚”一下，倒在门口，昏了过去。

这时，刘大伯刚从田里回来，听得棚里有声响，跑来一看，只见彩英跌在地上，昏迷不醒。刘大伯急啊！连忙把志英扶了起来，走出了猪棚，回到房里，让她睡在床上。接着绞了一把冷水毛巾贴在彩英的额头上，又喂了几口清凉的麦芽茶。一边喊：“彩英，彩英！”彩英终于慢慢地清醒过来，他看到刘大伯焦急的面孔，又发觉自己躺在床上，晓得刚才自己昏了过去。她向大伯笑笑，准备坐起来，大伯连忙按住她的肩膀说：“别动、别动。猪已经好了，开始吃食了，也不拉稀了。”彩英问道：“周之仁